

歷代詩話



韻語陽秋卷第六 歷代詩話第十一册

宋 葛立方 著

後學 何文煥 許

老杜卒於大歷五年享年五十九當生  
於先天元年觀其獻大禮賦表云臣生陛下淳  
樸之俗行四十載矣以此推之天寶十載始及  
四十則是獻大禮賦當在天寶九載也本傳以  
謂天寶十三載因獻三賦帝奇之待制集賢院  
誤矣其後又進西嶽賦序云上既封泰山之後

三十年按史開元十三年乙丑封泰山至天寶  
十三載始及三十年則是進西嶽賦在天寶十  
三載也老杜有贈獻納使田舍人詩云舍人退  
食收封事宮女閑函近御筵曉漏追隨青瑣闈  
晴窓點檢白雲篇末句云揚雄更有河東賦惟  
待吹噓送上天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獻西嶽  
賦時也

李白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  
趙至鄒衍復齊來余攷史記不載黃金臺之名

止云昭王為鄗隴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與  
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鄗隴亦不著黃金之  
名上谷郡圖經乃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  
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遂因以  
為名皇甫松有登黃金臺詩云燕相謀在茲積  
金黃巍々上者欲何顏使我千載悲其迹尚可  
得而考也

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為魏將食子徇軍功骨  
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

放麑翁狐獸猶不忍况以奉君終一則忍於其子一則不忍於麑故魯直懷荆公詩有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陳無已啟亦用此事所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亂世之雄凝於食子是也然屬麑於秦西巴益孫也非中山相也子昂徒見樂羊中山事遂誤作中山用無已亦遂襲之魯直以西巴為巴西亦誤矣

何彼穠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王女皆稱姬如陳媯楚芊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媯

人皆稱姬誤矣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如蕭綸見  
姬人詩所謂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劉孝綽  
詠姬人未出詩所謂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  
梁王僧孺為姬人怨詩所謂還君與妾珥歸妾  
與君裘江總為姬人怨服散詩所謂妾家邯鄲  
好輕薄特忿僂童一丸藥是也

縣字有平太二音如宮縣之縣者樂架也若州  
縣之縣則別無他音嘗觀顏延之侍皇太子釋  
奠宴詩曰獻終龍吉郎官廣宴堂設象筵庭宿

金縣沈約侍宴詩曰回鑾獻爵投金委奠肆士  
辨儀胥人掌縣二人押韻皆作州縣之縣用何  
邪沈佺期哭蘓眉州詩云家憂方休杼皇慈更  
轍縣則當作平聲押

韓退之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亦曰屈  
原凡二十五篇今楚詞所載二十三篇而已豈  
非并九辨大招而為二十五乎九辨者宋玉所  
作非屈原也今楚詞之目雖以是篇併注屈宋  
然九辨之序止稱屈原弟子宋玉所作大招雖

凝原文而或者謂景差作若以宋玉痛屈原而作九辯則招魂亦當在屈原所著之數當為二十六矣不知退之王逸之言何所據邪

東坡詩云玉奴絃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陽王璡也及觀和楊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終不負東昏何邪按南史東昏妃潘玉兒當時筆誤爾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囊作侍從事用如宋景文詩所謂榮觀聳鱗族賦筆助荷囊之類承襲

而用者非一而不知其誤也按晉書輿服志云文武百官皆有囊綬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為祫囊綬之服外加於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芟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嘗問劉杳曰著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曰橐囊也蓋人徒見南史有著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未知晉書荷紫之義也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

作壽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困乏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翼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亦作詩云旦奭康世功蕭曹佐毗俗大率追儉之意而為之後官亦至侍中史載宋之間冉祖雍並賜死於桂州之間得詔

震汗不引決祖雍請於使者曰之間有妻子幸  
聽訣使者許之而之間荒憐不能處家事及考  
之文集有登大庾嶺詩云兄弟遠謫居妻子咸  
異域則之間赴貶時未嘗以妻子行也又有發  
藤州及昭州二詩二州皆在桂州之南則賜死  
之地非桂州明矣豈史之誤與

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梅聖俞  
云曲眉不想西家樣餒腹還如二子清太平寰  
宇記載西施事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

施家故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  
鄰而東坡代人留別詩乃云絳蠟燒殘玉筯飛  
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太應記儂家  
舊姓西似與寰宇記所言不同豈為韻所牽邪  
杜子美柏中丞除官制詩舊注以為柏耆又以  
為貞節按杜詩云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  
中寇亦甚柏氏功弥存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  
昏當是有功於蜀者方是時段子璋反于上元  
徐知道反於寶應而貞節為印州刺史數有功

則是貞節無疑矣杜集又有柏學士茅屋柏大  
兄弟山居詩議者皆以謂貞節之居然詩中殊  
不及功名之事但皆稱其為學讀書爾茅屋云  
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山居云山  
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疑是卽州立功之前  
張籍居韓門弟子之列又以愈薦為國子博士  
東坡所謂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  
者而籍作祭愈詩乃云公文為時師我亦有微  
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為韓張何邪

張籍送區

宏詩云韓公國大賢道德赫

已聞昨出為陽山爾區來趨奔韓官遷濬曾子  
隨至荆門韓入為博士崎嶇從羈輪觀其游從  
之久疑得于韓者深也然考其文章議論之際  
乃不得預籍湜之列何邪韓集有送區

宏南歸詩云我遷於南日周圍來見者衆莫依  
稀爰有區子熒々暉觀以彝訓或從違我念前  
人譬葑菲落以斧引以繙徽雖有不逮驅駢々  
觀此數語則韓雖以師道自任而區受道之質

蓋有所未至也其後又勉之以行行正直勿脂  
韋業成志立來頑々其誨之者至矣集中又有  
送區冊序韓文辯證云冊即 宏也未知  
孰據爾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  
兩鳥鳴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汰失九疇  
周公不為公孔 某不為 某之句遂謂  
排釋老而作其實非也前云一鳥落城市一鳥  
巢岩幽後云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則豈謂

釋老邪余嘗觀東坡作李白亟像詩云天人幾  
何同一漚謫儂非謫乃其游揮斥八極隘九州  
化為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靡之不得  
矧肯求則知所謂雙鳥者退之與益郊輩爾所  
謂不停兩鳥鳴等語乃雷公告天公之言甚其  
詞以讚二鳥爾落城市退之自謂落宕幽謂益  
郊輩也各捉一處囚非囚禁之囚止言韓益各  
居天一方爾末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謂  
賢者不當終否當有行其言者

李白贈崔侍御詩云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  
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允魚何當赤車使再往召  
相如相如蓋自謂也觀此則白不可謂無心於  
仕進者然當時憮侮力士畧不為身謀旋致貶  
逐而曾不悔使其欲仕之心切必不如是先是  
蘓頤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  
少益以學可比相如故白詩中每以相如自比  
贈從弟之遙曰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  
相如自漢陽病酒歸曰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